

# 抢夺资源 转移污染

## ——起底西方气候变化政策背后的“碳殖民主义”

新华社记者 罗国芳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正在阿联酋迪拜召开,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atory是重要议题之一。

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不顾历史事实,不承认几百年来其工业化高度发展中的高能耗、高污染、高碳排放等对气候变化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不承认应向受害的发展中国家做出必要补偿的道德责任和法律义务,反过来自试图胁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其强加的减排方案,严重损害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进程。

究其本质,乃是其罔顾全人类的生存安危,一方面肆意侵占大气公域资源为己所用,将碳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发展自身经济,另一方面试图利用碳排放议题将发展中国家绑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这种行径堪称“碳殖民主义”。

### “发家”:对大气层的“殖民”

全球温室气体大规模排放从西方工业化开始。发达国家在很长时间内都采取粗放发展模式,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排放量仍占全球的77%。如今,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居高不下。一项由英国利兹大学等开展并于今年6月发表在《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全球约90%的过量碳排放源自美国等发达国家。

按人均碳排放量计算,尽管发达国家的数量近年来有所减少,但目前这些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仍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世界实时统计数据网站显示,2016年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5.32吨,是全球人均碳排放量4.76吨的三倍多。

英国《柳叶刀》2020年9月发表的一篇研究分析了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全球碳预算中的公平份额,超额的称为“气候债务国”,低额的称为“气候债权国”。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全球最大的“气候债务

国”是美国,其超额排放量占全球总超额量的40%,即美国应对40%的全球气候变化负责。

论文作者贾森·希克尔将这一过程称为“大气殖民过程”。他说,少数高收入国家侵占了远远超过其应得的大气公域份额。就像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劳动力和资源来实现自身经济增长一样,通过侵占全球大气公域,这些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

因此,率先进入工业化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仅必须承担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而且应该承担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他们不仅应尽早实现净零乃至负碳排放,还应设法偿还历史“欠债”。《自然·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项补偿机制,即低排放国家应获得总计192万亿美元的“公平份额被占用”补偿。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应支付补偿金的89%,即17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需要支付的补偿金为80万亿美元。

然而,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发达国家避重就轻,片面强调当前和未来的排放水平,避而不提历史责任和“碳债”,并要求其他国家跟他们同等减排。他们的企图是:无视“碳债”,继续在未来有限的时间攫取全球大部分剩余“碳预算”,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中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

### “洗绿”:对发展中国家双重盘剥

发达国家通过“殖民”大气层进行“发家”的同时,还致力于将其高排放高污染的“黑色”生产和消费“洗绿”。过去几十年来,他们把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生产活动外包,借助全球化将直接的碳排放转变为间接排放,但在计算碳排放时却将其消费和投资中所包含的碳排放全部排除在外。

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就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不足造成的”。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是第一要务。而碳排放与生产活动高度

相关,碳排放许可额度相当于“发展权”。发达国家的这种“碳排放外包”行为不仅挤占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空间,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时的负担和不对称义务。

英国研究机构“政策交流”2010年发布的一份气候变化报告说,如果算上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所对应的碳排放,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将比表面数字高得多。例如在1990年到2006年间,美国碳排放的增幅表面上是17%,但加上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商品后应是43%;欧盟碳排放表面上只增加了3%,实质增幅达47%。英国《卫报》引用世界自然基金会数据说,如果考虑“碳排放外包”,英国的真实碳足迹可能会达到表面数字的两倍。

发达国家不仅在国际贸易中将本国碳排放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还企图通过单边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方式,把减排成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只羊薅两回毛”,使发展中国家企业遭受污染和碳税壁垒的双重盘剥。

无论是今年10月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还是美国正在酝酿中的类似政策,都试图将发展中国家绑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维护发达国家自身既得利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中心今年5月发表一篇文章说,受碳边境调节机制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要么是非洲的低收入国家,要么是最不发达国家或欧盟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违背了发展权原则,也违反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2020年7月曾发表评论指出:“发达国家一边惩罚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一边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化石燃料开采,这是虚伪的。对发展中国家征收此类税收的决定反映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财富的殖民做法……碳边境调节机制会使发展中国家因发达国家的行为而遭受损失的循环持续下去。”

### “空谈”:对责任和义务毫无担当

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

任巨大,本应由他们通过国内减排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支持来承担历史和现实的义务。然而,发达国家对这些义务要么言而无信,要么推三阻四。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干旱、野火和洪水等灾害,而资金问题是制约发展中国家采取相应行动的最大障碍。《巴黎协定》中有明确规定,无论是气候基金,还是适应资金,甚至是损失与损害基金,发达国家都负有出资的责任和义务。然而发达国家却连14年前作出的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都未兑现,其承诺的全球适应资金翻倍的路线图仍不明朗。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发布的《2023年适应差距报告》指出,根据模型估算,目前发展中国家每年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资金约为2150亿美元至3870亿美元,而2021年这些国家从发达国家收到的适应资金仅有约210亿美元,较2020年还下降了15%,资金缺口高达1940亿美元至3660亿美元。

本次COP28大会虽然启动了损失和损害基金,部分国家提出了共计数亿美元的捐资目标,但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这只是杯水车薪。正如联合国报告所说:“鉴于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影响,目前的努力并没有缩小适应资金缺口”。

除资金外,发展中国家获得长期可持续和清洁能源系统的技术资源也很重要,而这些技术的专利持有者通常是发达国家。在技术转让问题上,发达国家经常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对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绿色技术推三阻四。发展中国家只能从发达国家手中购买技术,或自己投入巨资研发,这进一步推高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

气候变化无国界,努力推进低碳和绿色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各国携手合作的应有之义。西方的殖民主义旧逻辑是行不通的,发达国家只有正视历史、履行应有之义务,真正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气候责任,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 美国指控前驻玻利维亚大使为古巴当间谍

胡若愚

美国司法部4日发表声明,指控退休外交官、前驻玻利维亚大使维克托·曼努埃尔·罗查为古巴从事间谍活动40余年。罗查已于本月1日在迈阿密家中被捕。

美国司法部称,罗查案是“外国代理人渗透美国联邦政府职位最高、时间最长”的案件之一。

### 【资深外交官】

罗查现年73岁。按照司法部说法,他可能早在1981年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时就已被古巴情报机构策反。在20多年外交官生涯中,罗查曾常驻古巴、墨西哥、阿根廷,还在洪都拉斯、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工作过。

罗查曾于1994年至1995年作为拉美事务专家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2000年至2002年担任驻玻利维亚大使。2006年至2012年前后,他在作战范围覆盖古巴的美军南方司令部担任顾问。

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指控罗查犯有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以虚假陈述获取美国护照等多项联邦法律罪名。声明说,罗查所谋求和担任的联邦政府职务,让他能够接触非公开信息,有能力影响美国对外政策。

声明说,罗查的间谍活动包括向美国政府官员提供他所接触对象的“虚假和误导信息”。司法部没有披露罗查如何被古巴招募,是否泄露外交或军事机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国务院方面将同情报机构合作,评估此案对美国国家安全是否构成任何长期影响。

罗查任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期间直接介入2002年玻利维亚总统选举,在投票前几周公开警告,如果左翼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当选,美国将切断对玻援助。

美联社报道,此番威胁适得其反,反而提升了莫拉莱斯的民意支持率,后者嘲笑罗查是“最好的竞选主管”。莫拉莱斯2005年当选玻利维亚独立后首任印第安裔总统。

据《纽约时报》报道,4日首次过堂时,罗查戴着铐,流下眼泪,但没有与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

### 【被捕过程】

美国联邦调查局派出一名探员,从去年11月起伪装成古巴间谍,多次与罗查见面,最终在上周将罗查逮捕。根据司法部向佛罗里达州一家法院提交的刑事起诉书,罗查向这名化名“米格尔”的探员承认自己为古巴工作数十年。

诉状写道,罗查与“米格尔”见面时多次用“敌人”指代美国,称自己“小心翼翼”渗透美国政府权力中心,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他称赞已故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用“我们”指代自己和古巴。

罗查告诉“米格尔”,他2016年或2017年去过哈瓦那,与他在古巴情报总局的上线见面。他还托“米格尔”向古巴情报总局“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按照司法部的说法,罗查每次与“米格尔”见面都在不同地点,包括迈阿密闹市区一座教堂、一处户外美食广场,而且每次都绕远路,途中还几度停留。这是摆脱盯梢的经典策略。罗查告诉“米格尔”,这些招数是从古巴学来的。

诉状写道,罗查告诉“米格尔”,自己伪装成“右翼人士”,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美联社说,一些老同事和朋友形容罗查是前任共和党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铁粉”。特朗普对古巴持强硬态度,执政时恢复古巴建交后撤销的多项制裁。

罗查是归化的美国公民,出生在哥伦比亚,在纽约市一个工薪家庭长大,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相继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在乔治敦大学获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

美国政府官员因被指控给古巴当间谍而被捕少见并非没有先例。美国国务院前官员沃尔特·肯德尔·迈尔斯2009年被指控向古巴提供机密信息,次年被判终身监禁。

(新华社专特稿)

# 以军继续打击哈马斯目标 加沙地带“已无安全之地”

郑昊宁

以色列4日继续扩大在加沙地带南部针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打击。按以军说法,其对哈马斯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精准打击。

同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再次敦促在加沙地带实现持久的人道主义停火。巴勒斯坦民众告诉媒体,加沙地带“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

### 【“空袭像地震”】

12月1日7时,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临时停火结束,以军当天恢复并扩大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把对哈马斯的打击范围迅速扩大至加沙地带南部。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军4日出动战机密集空袭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拉法等地。同时,数十辆坦克沿主要公路自北向南推进至加沙地带南部。当地民众看到以军坦克、装甲运兵车、推土机已抵达汗尤尼斯附近。

媒体引述汗尤尼斯居民的话报道,以军空袭异常猛烈,多地升起浓烟。拉法居民阿布·贾哈尔则说,空袭令他感觉仿佛经历地震。

据巴勒斯坦电视台报道,以军4日空袭两所学校,造成至少50人丧生。巴勒斯坦电信公司说,以军密集空袭导致加沙地带通信网络再度中断。另据媒体报道,4日,加沙地带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多枚火箭弹。

以军装甲部队司令希沙姆·易卜拉欣4日告诉以色列军方电台,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军事行动目标已经基本达成,“我们正在把地面行动扩大到加沙地带其他地区,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颠覆哈马斯恐怖组织”。

哈马斯10月7日自加沙地带突袭以色列境内军民目标并扣押大量人员,以军随即大举进攻加沙地带。在11月24日起执行的临时停火期间,双

方互释多批被扣押人员。按以方统计,目前仍有137人被扣押在加沙地带。

### 【“没有安全的地方”】

以方连日来持续向加沙地带南部地区空投传单,敦促当地人尽快撤离。

4日,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汗尤尼斯市地图,标注“必须撤离”的黄色区域占该市面积大约四分之一。多家媒体发布的视频报道显示,大部分人步行撤离,有人将家当放在驴车甚至骆驼上,行进队伍死寂无声。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事务主管托马斯·怀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拉法的民众同样被迫逃离家园,“人们寻求关于安全的建议,而我们没有什么信息可以告诉他们”。

拉法居民萨拉赫·阿尔贾4日告诉媒体,以军空袭时他们全家正在睡觉,“他们说这是安全区,但加沙地带根本没有安全区”。

近东救济工程处总干事菲利普·拉扎里尼也说,加沙地带没有安全之地,“无论是在南部、还是西南部,无论是在拉法、还是任何单方面所谓的‘安全区’”。

“撤离命令迫使人们集中到加沙地带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他们什么都需要:食物、水、住所,最重要的是安全。”拉扎里尼说,“通往南部的道路全都堵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日发表声明,再次敦促在加沙地带实现持久的人道主义停火。他对以色列与哈马斯及其他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重启敌对行动极为震惊,“那些被命令撤离的人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也很难生存”。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同日表示,美方希望以方避免袭击加沙地带被划定为“无空袭区”的地方。他还披露,美方已经与以方讨论了与哈马斯的战斗应该持续多久,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时间表。

(新华社专特稿)

# 利比亚遣返非法移民

利比亚非法移民管控部门4日将147名非法移民遣返回原籍国尼日利亚。

图为12月4日,非法移民在利比亚的黎波里登上一辆巴士。(新华社发)



# 信息泛滥时代 全球媒体人士齐呼坚守公信力

新华社记者 徐超 许嘉桐 马晓澄

技术变革加速改变当前信息传播生态,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信息发布者,也让每一个人都承受着信息过载、虚假误导的压力。传统媒体在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方面应如何发挥作用?全球媒体人士在第五届世界媒体峰会期间展开深入探讨,认为媒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却也肩负着前所未有的责任,应该回归其价值本源,坚持真实客观、专业理性,守住公信力这一最重要资产。

在信息泛滥时代,传统媒体传播时效、覆盖面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在被认为“传播效果落后”的同时,还会受到虚假信息连带的伤害。

“谎言比事实传播得更快。”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弗

莱明3日在世界媒体峰会的视频发言中说,随着社交媒体兴起,人们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不断下降,越来越多人回避新闻。虚假信息、阴谋和仇恨在社交媒体上扩散,正毒害信息生态。

越通社社社长段氏雪绒说,越南网民超过7200万,约占总人口的73%,数字媒体、社交网络的爆炸式发展,使得虚假信息更易迅速传播,“新闻机构面对社交网络信息的强大影响力,面临被假新闻牵着鼻子走、缺乏核实”的风险。

埃塞俄比亚通讯社首席执行官塞费·德里贝·恩达莱认为,也有一些传统媒体利用虚假信息误导舆论,损害了公信力。“特别是在非洲,它们为

内部冲突拱火添油,制造社会两极分化。”

伊朗《德黑兰时报》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迈赫迪·拉赫马提认为,虚假信息的制造与传播,正给当前传媒业带来“真相危机”。

与会媒体人士认为,在虚假泛滥中坚守真相,在偏见肆虐中秉持客观,始终是媒体的价值所在。

“作为信息和新闻的重要传播者,传统媒体在当下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主席黄振威表示,在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算法加剧了“回音室”效应,令受众认知更加极端,社会舆论生态更趋极化。

真实记录时代,才能无愧时代。

参加本届世界媒体峰会的嘉宾普遍认同坚守真相的原则,呼吁通过准确、公正、权威、可信的报道增强公信力、提升传播力。

“公信力就是我们的最大资产。”加拿大《渥太华生活杂志》总编辑丹尼尔·多诺万说,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媒体不能在准确、公正等原则性问题上妥协,应维护新闻工作的最高伦理标准。

破除“信息茧房”、深化交流合作,坚持客观真实、增进受众信任,为社会进步凝心聚力,为时代发展挺膺担当。各国媒体人士在本届峰会上进一步形成共识:传统媒体应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为共促人类发展与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新华社广州12月5日电)